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准确把握信息时代战斗转换的制胜要义

■ 许东北

战斗转换是指指挥官及其指挥机关着眼战场情况摆脱、调动、控制和驾驭敌人,保持战场主动地位的重要手段,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重要法宝,也是战斗进程的关键节点和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化作战,随着新型武器装备的发展运用和部队机动能力的提高,战斗转换的目的、时机、空间、方式、指挥和行动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深刻把握战斗转换的新变化,确保转得及时、转得主动、转得安全,对取得战斗的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战斗转换目的由夺地歼敌向瘫痪毁能转变

传统的战斗转换,无论攻防、防转攻,还是进转退、退转进,其主要目的是有计划地消灭敌人或占领多大区域,而是更着眼于摧毁敌战斗意志和能力、瘫痪敌作战体系、破坏敌作战力量结构等,大规模的兵力对抗行动有可能成为历史。战斗中,敌对双方将通过信息攻防、网电攻防、特战阻袭、火力攻防、兵力攻防等手段的转换运用,准确选择在敌作战体系中起关键作用,影响军心士气的要害目标和部位作为重点打击与防护对象。如,指挥控制系统、武器装备系统等。尽可能地保护己之体系,破击敌之体系,使其丧失战斗能力,从而实现“小战而屈人之兵”。

战斗转换时机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寻机转变

纵观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交战双方为更好地巩固战果、抢占先机、掌控战局与保持战力,战斗转换通常选择在战斗目的已经达成、战场态势已经变化、转换条件已经具备、以及战场损耗达到顶点的情况下进行,其基本指导思想是改变我变,而这些时机无论成功与否都属于被动应对式的转换。信息化作战,随着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与广泛运用,战场感知能力与部队机动

要点提示 战斗转换是保持战场主动地位的重要手段,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重要法宝。信息化作战,随着新型武器装备的发展运用和部队机动能力的提高,战斗转换目的由夺地歼敌向瘫痪毁能转变,转换时机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寻机转变,转换空间由多维分散向多维一体转变,转换方式由静态独立向动态交织转变,转换指挥由重计划向重机断转变,转换行动由依次递进到整体联动转变。

能力的提高,交战双方的作战力量异常灵敏,战斗转换将不再等待敌变化之后再转,而是在敌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为达到出其不意、先机制敌、破敌体系的效果,实现战场利益最大化,及时改变战斗的样式和方向,主动寻机制敌。如,伊拉克战争中,2003年4月2日,美军机步第3师在达成对巴格达合围态势、取得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即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人,主力绕城而过,出乎意料地发动了横穿巴格达市、向机场开进的“雷霆行动”,由阵地进攻转为机动进攻。因此,战斗转换时机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寻机转变是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必然趋势。

战斗转换空间由多维分散向多维一体转变

以往陆军作战,主要以步兵、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兵种编成的作战力量为主体,使用部分航空兵、少量空降兵支援配合地面作战,参战力量成单一组成、单向联系、建制运用的模式,其战斗转换通常在陆战场、空战场以及近岛作战的海战场上展开,空间单维且相对分散。信息化作战,由于信息系统在战斗中的作用突显,陆军参战力量是诸兵种和武器装备经过科学组合而形成的一体化整体力量,具有多元合成、纵横联络、整体运用的特征。即:分散部署在广阔空间、各个领域的作战力量和手段依托先进的网络化信息系统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采取广域机动、动态协调的方式,实现各部队作战效能的有效集中。这就使得战场空间呈现陆、海、空、天、电、网相互支撑、互为依托,多层次、大纵深、多维一体的显著特征,特别是电磁、认知、网络、心理等空间作用日益增强,战斗转换将在多维空间和全纵深进行。如,2016年美陆军提出的“多域战”思想,明确各军种打破传统军种领域之间的限制,在陆海空天电网六大作战领域拓展能力,扩大责任范围,以实现同步跨域火力和全域机动,其本质是整合空间,拓展能力。

战斗转换方式由静态独立向动态交织转变

传统的战斗转换方式通常应根据部队拟遂任务性质、战场环境条件、受敌威胁程度、情况急缓程度等,采取分批转换与同时转换两种方式。各作战单元、作战要素的任务相对独立,攻防界线清晰、阶段分明、节奏感强,敌对双方为筹划好后续战斗,会有一个调整缓冲期,战斗激烈程度较低,战斗转换往往在作战间隙中完成。信息化作战,由于信息主导、体系破击、网络攻防、精确打击将贯穿战斗全过程、渗透作战全维度、融合作战全要素,敌对双方力求通过快速行动,以快制敌,一些先进的武器平台能够在数分钟内完成侦察识别、跟踪定位、计算诸元、引导攻击、效果评估等一系列复杂的战斗过程,作战节奏明显加快,战机稍纵即逝,战斗样式、战斗方向转换将更加频繁,攻防结合将更加紧密且相互交互,攻中有防、防中有攻。如,兵力由攻转防时、火力与网电可能要防转攻,地面由攻转防时、空中可能要防转攻,某一作战单元由攻转防时、另一作战单元可能要防转攻,各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同时转换的可能性降低,战斗没有明显的间隙和阶段,阵地进攻转机机动进攻、阵地防御动态式区域防御将愈来愈多地呈现于战场上。

战斗转换指挥由重计划向重机断转变

机械化战争中的战斗转换通常是在战斗过程中受敌直接威胁且遭受一定战斗损耗的情况下进行,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在同一时间内既要指挥当前战斗,又要预见战斗可能的发展变化,战斗转换指挥往往是边打边组织、边打边协调,加上缺乏先进的指挥手段,对部队行动控制的时效性偏低,指挥控制更多体

现在战前计划和周密布置,预先设计战斗转换可能的类型、样式及处置方法。包括什么情况下应攻转防、防转攻、进转退、退转进,采取什么方式转,转到什么程度,部队如何行动,如何搞好协同等问题,以便在战场情况急剧变化的情况下能快速作出反应。信息化作战,一方面以指挥信息系统为主体的先进的网络化、智能化和自动化指挥手段运用,缩短了“发现-决策-计划-行动-评估”的指挥信息流程,实现了基于不断更新战场态势实施实时指挥控制、基于不断变化的战斗行动实施动态指挥控制、基于信息系统作战计划功能实施精确指挥控制的目标;另一方面,敌对双方体系对抗特征,决定了战斗转换应强调以行动为中心,因情、因地、因敌、因势而灵活调整力量、行动和任务,任务分配不再是战前一次性完成,而是在战斗转换过程中基于行动多批少量、精确、实时实施任务分配。因此,转换指挥向着快速感知、临机决断、精确协同、实时控制方向发展。

战斗转换行动由依次递进到整体联动转变

战斗转换是战斗过渡的关键环节,往往预示着作战转折点的到来,其实质就是部队战斗任务的调整过程,这一调整过程指的就是战斗转换行动。从行动力量上看,有兵力、火力、信息、电磁等力量;从行动内容上看,有侦察、掩护、攻击、打击、阻击、机动、调整、补充和防护等行动;从行动方式看,有分散行动和集中行动,等等。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通常是充分利用作战间隙,按照先主后次、先急后缓、先重后轻的原则,逐次展开、顺序进行或者是交替掩护、分步实施。信息化作战,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力量编组侦察、突击、打击、防护、保障于一体,形成了完整的打击链,所有作战单元、作战要素是大体系中的小体系,战斗转换牵一发而动全身,某一作战领域的转换行动必然影响到另一作战领域的转换行动,加之侦察网、监视网如影随形,硬打击、软杀伤贯穿始终,战斗行动异常复杂,必须通盘考虑、有序组织、整体联动。因此,应贯彻“体系转换”思想,科学把握好行动时机,先与后、行动方向的虚与实、行动力度的强与弱、行动方法的奇与正,从而在运动中快速形成新的部署,快速聚合成有利于遂行新任务的力量体系。

读史论理

●陆军转型必须紧盯战场需求。转型动因缘于解决“战场困惑”;转型目标基于突破“战场难题”;而转型效果赖于“战场评价”。

战场,是诱发军队转型的“策源地”,赢得“下一场战争”的战场主动权历来是战争转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作为各军种之母的陆军,其转型的直接动因来自于战场,最终目的要适应并服务于战场。

陆军转型动因缘于解决“战场困惑”。战争的时代转轨,意味着过去的老套路、老办法不足以支撑解决现实战场已经出现的若干问题,同时也给人们带来许多新困惑。转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解决这些困惑的过程。如,冷兵器战争转型时期,罗马军队在马其顿方阵的基础上,针对马其顿方阵队形过于死板、兵力过于密集、战术单元缺乏协调配合等若干不适应战场新需求的弱点,对陆军部队的组织结构和步兵、骑兵等兵种的运用进行了许多改革,有效解决了当时战场地机动的一大“难题”,促进了冷兵器战争转型期陆军向更高水平发展。热兵器战争转型时期,随着火药和火器在战场上的应用,围绕“火力杀伤和防护”的对抗,不仅导致了陆军炮兵、工程兵等新兵种的出现,而且促生了近代化军事组织体制的产生,推进了军事理论的发展,形成了全新的陆军军事形态。机械化战争转型时期,机械化装备成为陆战场上的主战兵器,作战的时间、空间与速度、精度和破坏力等问题成了困扰陆军的关键问题,在这些关键问题的牵引下,坦克兵、通信兵及电子对抗兵等全新兵种进入陆军部队序列,陆军的力量构成发生大幅变化,进而促进了陆军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加速转型。

陆军要在紧盯战场需求中转型

■ 张自廉

陆军转型目标基于突破“战场难题”。历次战争转型期,为了着力解决战场难题,加速推进陆军建设,一般有两种基本途径。一种是创新发展技术,大力革新陆战武器装备,寻求采用新技术来解决战场根本性难题,冷兵器战争转型中罗马人的陆军转型及其战术变革,热兵器战争转型初期荷兰人与瑞典人通过发展火器和弹药来改变“单纯依靠步兵冲击”的战术缺陷,机械化战争转型中英国人通过发明坦克来解决进攻中很难突破“多道阵地防线”的战场难题,都属于这一情况。另一种基本途径是自主创新战术理念,利用“战术思维”的变革拉动组织结构和战术手段的创新,追求战术理论创新与编制装备、战斗手段革新的综合效益,据此全面而又高效地解决战场上出现的若干难题。热兵器战争转型后期,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创造性设计的“散兵线战术”,积极促成陆军组织结构向小型化方向发展,用于解决战场上火力、机动、突击有机结合的问题;机械化战争转型中的德军,创造性设计的以“奇袭、速度、集中”为核心的“闪击战”战术,用于解决战场上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根本问题。综上所述,不管是以创新发展技术为先导,还是以设计创新战术为龙头,陆军转型向来是以解决陆战场出现的“难题”为主要目标。

陆军转型效果赖于“战场评价”。战场是评价陆军转型成功与否的“铁面判官”,陆军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及作战理论等方面的“变”与“不变”都决定着战场。一切军队转型的主旋律都是夺取“下一场战争”的主动权。哪些国家的军队认识得准,转型快,转型效果好,就易取得“先手”,就能在某一历史时期称雄一方。热兵器战争转型时期,中国作为火药的发明国却转型迟慢,坐失良机,到头来只能是落后挨打。机械化战争转型中,德军积极适应机械化战争的战场需求,迅速建立起强大的机械化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夺取了战略主动权。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自恃两伊战争的作战经验,在科威特排兵布阵煞费苦心,结果被完全掌控着战场主动权的美军轻松击败。伊军战场上的全线崩溃,一方面印证了美军信息化转型的初步成功,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战场上能否打赢仗是检验军队转型成败的唯一和根本标准。人类战争史表明,凡是着眼未来战场新需求,立足打赢仗的转型才有可能走向成功,反之则走向失败。当前,我国陆军正处于转型发展、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时期,实施陆军转型建设,必须紧盯信息化战场需求,用“能打赢仗”的标准来检验陆军转型中各项任务任务的落实成效。

标准化:联勤保障的基石

■ 张立军

挑灯看剑

●标准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从混沌到有序,从有序到规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标准化不断提高的过程。

“得标准者得天下”。标准作为衡量的尺度和准则,是人们对事物内在规律的总结以及外在形式的准确凝练。标准承载先进技术、引领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标准化已成为抢占高新技术前沿,赢得竞争主动权的关键所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构建信息化联勤保障体系离不开科学的标准。

构建联勤保障体系,需要标准化“耦合”。未来作战是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实现信息系统之间互联互通互操作和各作战要素集成,运用信息网络平台将作战单元和保障单元“综合集成”,将保障部队和各兵种部队“无缝链接”,需要建立规范统一的系统架构,应用环境、数据交换等技术标准。如果技术标准不统一、硬件性能不匹配、软件功能不兼容、系统连接不配套,作战保障力量也就达不到“联得通、合得上”。

建立战略资源管理体系,需要标准化“约束”。贯彻“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战略思想,随着体制编制和力量编成改革的深入推进,军队组织管理体制呈现精干高效的扁平化和网络型特点。

军委机关战略规划管理职能不断强化,需要创新管理理论方法,建立基于信息系统的战略管理新机制,强化全领域全要素统筹组织管理,实现战斗力保障力要素的精确管理和高效聚合,同样需要把标准化作为首要建立和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则。

实现联勤保障精确化,需要标准化“规范”。信息化条件下联勤保障能力,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要满足现代战争对物资装备的保障强度、供应精度、送时机的要求,建立多级联动、上下贯通、平战一体、军民融合的物资装备保障体系,必须建立完善的物资装备标准化体系。美军主导的近几场局部战争,就是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物资编目体系与全球关键资产可视系统,推进联勤建设的可视化,大大提高联勤保障时效性和准确性。

推进军事管理革命,需要标准化“支撑”。信息化条件下军队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协同配合更加密切,更加需要依托完善的法规标准体系,发挥监督约束作用。现代高效管理,就是将标准制度固化在信息系统里,实现按标准决策、按标准指导、按标准落实,真正使标准成为权力约束的“紧箍咒”。

实践证明,哪个行业标准化水平越高,其建设发展的速度就会越快。推进联勤保障整体跃升,就会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应用来促进联勤保障标准建设,建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联勤信息化标准体系。

美军推崇“低特征能力”为哪般

■ 何仁

外军纵横

美国国防部在其颁布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部队2020》文件中,提出了全新的“全球一体化作战”构想,并首次提出了“低特征能力”这一概念。美军认为,包括了赛博空间、太空、特种作战、全球打击和情报、监视与侦察等各种能力在内的“低特征能力”,必将在未来的联合作战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应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军能力建设和运用的重点。

为何要将上述久已分散存在的、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力量,纳入一个全新的顶层概念之中进行统筹规划,并将其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美军认为,上述能力有利于降低美军全球行动、全球干涉的高昂代价和风险,或能满足美军“全球一体化作战”的需求。为此,必须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概念范畴之中,以此牵引各种能力的日常建设和作战运用,充分发挥“低特征能力”的内在优势。具体原因有四:

着眼现代战争的透明性,运用“低特征能力”降低行动阻力。现代战争,是镜头和话筒下的战争,媒体的全程跟随和“全程实播”,一方面将战场情况真实地反映在世人面前,有利于战争主导一方争取民众支持、赢得舆论战的胜利;但另一方面,战争残酷和血腥的景况、不断增加的伤亡数量也成

为国内民众“反战”的弹药和题材,对于政府当局执行既定政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灵活运用各种“低特征能力”便成为强国的替代选择,这些能力本身便具备低可观测度,网络空间攻防、空间侦察与对抗、特种部队的渗透袭击、无人机的长航时侦察监视打击等行动,本身就有很强的隐蔽性,加之又发生于民众较为“无感”的电磁、网络安全等领域,较难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不易引发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情绪,也可以降低行动驻在国民众的敌对情绪。

规避持久消耗的残酷性,运用“低特征能力”塑造速胜开局。像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势均力敌”的长时间厮杀,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无法承受之重。对惨痛代价的恐惧一方面增强了和平一方的力量,阻止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也迫使军事强国寻求办法规避没有必胜把握的长期消耗,力争在正面交锋之前即对方削弱至“一推就倒”的状态。海湾战争之后美军主导的历次局部战争开始之前,美军都运用自身强大的网络、电磁和太空能力和特种作战行动,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多管齐下地开展隐蔽攻击,使用节点破击、网络攻击、心理欺骗、舆论操纵、甚至是策反收买等手段肢解敌人的作战体系。在充分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和意志之后,才出动兵力进行“显性”的短促突击,赢得战争胜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

种能力的使用,不仅具备持续削弱对手的能力,还具备收放自如的优点:在国家间对抗尚未发展到战争阶段时,使用此种“非显性”能力的顾虑较小,引发局势升级的风险较低;既不妨碍战争准备的进行,又能在最后关头方便地收手;既能高效地打击敌人,又不至立即引发战争成为霸权主义推行“战争边缘”政策的首选。

基于稳定行动的持续性,运用“低特征能力”降低行动代价。短促突击、赢得胜利之后,是漫长且代价高昂的平民伤亡和高昂的军费开支迫使美军转变思路,采用更为柔性更加委婉的低特征能力来解决规军事手段情况下“牵制拉马迪”任务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及时转变思路,找到了牵制拉马迪的关键在征服其部落首领。在得知这些首领们迫切地想保护他们自己的部落和家庭时,美军采取了帮助部落成员建立警察所自己保护自己的民事手段,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战例还被写入《美国陆军作战概念2016—2028》之中。显性军事行动无法达成的目标,运用诸如民事手段之类的“低特征能力”便能轻而易举地达成,不仅避免了大量的伤亡,还降低了维持的费用,性价比极高。因此,美军在“全球一体化作战”构思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跨境协同”中提出,未来作战中,美军强调要有能力通过协议、授权命令等方式,与民事权威部门共同控制当地局势。

瞄准全球响应的时敏性,运用“低特征能力”加快反应速度。自海湾战争以来,世界各国陆军的转型和改革都不约而同地朝着“瘦身”方向发展,努力打造一支精干和高机动的陆军力量,通过提高陆军的战略机动能力,以提高应对世界范围内突发事件的效果。“一个及时到达的营远胜于姗姗来迟的军”已成为各国的共识。美军正是受到了海湾战争“易受攻击之窗”的刺激,由此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瘦身”计划,诸如重型“十字军战士”火炮、“科曼奇”直升机项目的下马、“斯特赖克”中型旅的组建,无一不是这种思路的体现。然而,常规部队的轻量化存在着天然的限制,永远也无法达到“瞬时响应”的地步,总有鞭长莫及之时。此时,不依赖于大量后勤便可快速部署、快速行动的“低特征能力”即可派上用场,以此提高军队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因为相对于实体大规模兵力的调动,网络空间的攻防、卫星的离轨机动、舆论的预先造势,以及小规模特种力量的行动等都要快上一步。比如2014年3月的“马航失联”事件,相关国家在海上力量未到达之前,卫星即先行抵达进行搜索即是一个例证。